

禹貢論山川地理圖

二

程尚書禹貢論下



陽明書院藏書

卷三

三十三

漢

山水之名稱迹道隨世變易固不可主一據以爲定至於漢之源必爲漾發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別經嘗明書以詔後世使無此山此水則已如其有之決不可掇而之它也今桑氏水經曰漢之源爲沔沔出武都沮縣不出嶓冢也已又別出一條始名爲漾漾至隴西氏道有山焉始名嶓冢嶓冢之派又東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而此之漾漢乃絡蜀爲派經葭萌劔閬至巴之江州入江名與經同而其所謂漢非經之漢也此其說之分於經也遠矣經之叙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嶺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于彭蠡夫嶓冢之君浪

三澁今爲世傳所亂未易以筆舌折衷然天地東西之位
亘古今無易也經叙漾漢其初流東已乃轉南旣已入江
則又東下其位置可攷甚明也以今漢派言之自漢中至
武當則皆東也自襄郢而入于江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
海則又復爲東考定其方則夫水道之與經文古今悉無
二致而又大別小別春秋時吳楚嘗陳戰其地則此水之
爲禹貢漢派古今知之更何它疑哉至於水經別出漾水
以爲西漢者自氐道發源至武都沮縣旣已得名爲漢矣
使其眞爲經之漢派則自此便皆流東乃與經應而乃有
大不然者自沮縣以至葭萌五六百里水皆西南以流其
偶有一折屈東者百不一二也經謂滄浪之水縱無定著
而西南流之不可指以爲東也必矣然則經以流東書之

而此水乃自西南其鄉其可認以爲經之漢水也乎況下
流之謂大別者今漢陽誠有此山而西漢之合岷江雖後
世傳會差譌之久亦無一山嘗有飾名以爲大別者則水
之所向山之所麗悉與經背其尚可指以爲漾出之漢乎
經雖嘗因梁州貢道有逾沔入渭一語自此以外所謂沔
者絕無旁證今不據漾漢之具源委者信其同爲一水而
別撫逾沔一字剗立水派乃至分漾漢而二之姑無問大
禹桑鄠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數先後斷之孰爲處世傳未
訛之初乎而直爲此昧昧亦已左矣

三十四

古來第有漢中襄漢之漢何嘗有興利閔黎之漢哉周官
以荆川爲江漢詩以江漢爲南紀春秋之漢東漢陽江漢

沮漳齊威公登熊耳望江漢皆荊州也雖漢之發源在梁州正北故有岷嶓旣藝著之於梁然此之嶓冢即漢水發源之山當在今興元水派東流之地而非西都以後謂爲西漢水者之地也况博稽前載今世之謂興利劔漢等郡其川名水道凡因事而見之先秦古書者未嘗有一語而及漢水者是敢斷言其記也然則其誤何起曰是有始也漢高帝之王南鄭也即漢中郡名命國爲漢而漢中之所以命郡者亦正以禹貢漢水立名而禹貢漢水乃今興元洋金以下東注而合於經者是也此時未有興利間號爲西漢者之派之名也帝嘗資巴渝兵力以定三秦旣得天下乃置郡乘鄉而名曰廣漢以寵光其地其曰廣漢云者則以拓大始封國境爲義如武帝徇楊僕展關之請而使

其家待在關內之意察其立名非用漢沔起義甚明也自廣漢之名跨劔利以南而西都之世不究其本遂有誤認嘉陵一水以爲漢水者班固仍襲其誤因又明載之志曰水在武都受源於氐道而過夏入江者是爲東漢出西縣而南入廣漢者是爲西漢東西漢旣已對爲之名矣則又因其水之所原而名山以爲岷冢因其流之相近者而命之以爲潛水傳習旣久至於桑欽許叔重輩皆祖本其說以爲誠然於是禹貢之漢不得爲漢而遂爲沔漢水發源之山不得爲岷冢而西縣之山實得名之其誤已著至於今之雅州並西漢水名之誤而秦州又與武都相去不遠例皆有山名爲岷冢則與古漢全不相關放此類具言之必流而失本真固有不勝其辨者矣且漢嘉漢壽漢源漢

初漢州皆嘗即漢以爲之名世儒因其有是名也而反舉末證本曰古而無有此水則安得此名也抑不知是名者其在未名廣漢之前耶抑循公其後也若因廣漢名郡而移其誤於水因水名之誤而移其誤於郡縣則其舛襲後先之間一言可判而何用屑議其末耶

三十五

漢沔

沔之在經惟因梁之貢道僅能一見而源流漫不可考孔安國曰水始出山爲漾漢上爲沔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顏師古所釋正與孔同至桑欽叙漢截自西樂城已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頗與孔語合此皆事理相應而可以傳信者也張湯之主通褒斜也其說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

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漕据此而言則褒斜兩間水絕山阻之交須車轉乃通者即經之謂逾沔入渭者矣而建議者乃遽以南陽之水爲沔則又漢世沔漢已雜之語非古語也亦猶江夏之沔乃在漢水末流將合岷江之地則豈與古語謂漢上爲沔者相應哉若夫梁之貢道於浮江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此習山川孔道者之所疑而其實不然也聖經書法與後世不同經貴簡雖簡而事理無所不具固有書例相貫越數州而互相發明者九州之貢道皆是也此之梁貢其實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遺江者荊州貢道在前而可因以見也荆之言曰浮于江沔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沔之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固荆之所有而亦梁之所共

也梁賦之近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叙之末所謂潛
沔渭河者是矣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荆既先之則梁次
乎荆不待申言通禹貢九州書法以莫不然非於梁獨爾
也使不熟於經者見之必驟駭以爲不然而經例可攷也
冀之爲州疆境闊而賦入多大河周其三面則賦之自三
河而入者爲不少矣而經皆不書特書其北道所入而曰
夾石碣石入于河言夾右而入河者自海北而西趨乎河
是故以碣石爲右也是有以見其爲貢之北道也然其北
賦則書矣顧虛其東南西三面不書賦道所入者豈其無
賦可輸乎因它州達河之語而不以再言亦猶冀州不言
四境顧以旁州之境爲境是亦一例也雍之貢道有二其
自後世西涼朔方而來者不與它州同道則特志其詳而

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自後世關中以達者其入
渭亂河與梁同道梁旣先已言之則雍遂致略特曰會于
渭汭而已夫初無所浮忽有所會若非因貢道於書梁之
前則全無事始矣充之達河也以濟漯旣書達河於充矣
至青第言達濟不更竟之於河其後徐貢則又止於荷揚
貢則又極於淮泗正惟淮泗荷濟得相因以達於河故書
其無所因者以張本而削其有所因者以省文聖經之法
簡嚴例如此而人或不能通之於一書也若謂書達濟者
真止於濟書泗荷者真止於泗與荷則夫九州之貢多有
不達帝都者堯豈誠別設一官而受之中道耶無是理也
若其水道相灌則濟論旣已具矣

自漢武帝後西域始通中國兩漢諸儒並附雍境以西而
言弱水者大抵兩出西域傳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
水西王母一也地理志金城臨羌及張掖刪丹弱水之所
源委二也就二者言之條支弱水其時以爲傳聞未嘗親
見則信否未易輕判至金城臨羌雖班固之所定著而亦
絕無參證豈以臨羌之地有山而名崑崙有石室而名西
王母室固因弱水西王母
舊同一傳因遂舉弱水附著其間也耶不然何以一
無旁證也若夫刪丹弱水起於桑欽前乎欽者不聞其說
不知欽於何受之而於水經併指居延一澤以爲流沙也
酈道元因之又爲說曰流沙者沙與水流行也杜佑說亦
本欽而賈耽特致其詳曰水逕甘州甘峻山過合黎合黎
水名也亦名副接河亦名張掖河在州之西居延海在東

北書云西被于流沙即此也臣以此數說者槩經而考地理其誤凡四也經叙聲教所極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夫其舉流沙而對東海正以表聲教之能極西也則凡禹迹所奄不應不以包括於內今其指張掖居延以爲流沙即是棄外積石而蹙狹聲教古人述事其決不肯如此遺失也按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有大積石有小積石其在西南羗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李道宗之討吐谷渾也曰柏海河源古未有至者李靖強之使往道宗自其王庭西行空荒二千餘里疲極而至柏海然後僅得遠望積石覽觀河源而還此之積石乃始可以當大禹導河之始若小積石即唐人用以名軍者乃在河部之間尚遠在玉門陽關之內禹迹不如是其近也

於是以大積石而較張掖其地望益西餘二千里段紀明
擊燒羗出塞四十日而後至之則是矣且夫禹方舉聲教
極西者以爲之言不應遠舍積石而近指張掖則知欽輦
謂弱水流沙之在河西諸郡者其非禹貢本真無可疑者
其誤一也經之命方率該天地言之四瀆自中國入海故
其流皆東至黑水合海則在交趾故變文以紀之曰入于
南海以類觀類則弱水旣西其必於四海爲西而非一水
一折之西理甚明也今班固指金城臨羗以爲弱水在焉
而絕無源流不與它水所叙出何地而入何水者類例相
似故諸儒未嘗宗本其說其誤二也諸家遵用桑欽以張
掖居延爲流沙而旋於居延近地求其水之或西者以應
經文故因張掖有河嘗屈而西北也遂傳會以爲此之西

流者即弱水也賈耽從而實之亦曰合黎水在甘州之西北也此其所以共命弱水之由也然以唐史考之張掖河源出合黎山其始固嘗西北以行已而傍河堦而下乃皆東北流則惡在其爲既西耶經以四海命方爲西而此乃以副援小流一折偶向西北遂用以應塞既西之文豈其理耶其誤三也許叔重謂自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則又益誤蓋張掖水既不可西而酒泉諸水又悉入河暨其東下乃至張掖許氏但欲傳會西流以應經語不知張掖之水既無倒上酒泉之理又既上酒泉更不言流注何地此其誤者四也

三十七

弱水

諸儒亦知經於流沙弱水皆嘗主西爲鄉故其爲說未嘗

不於西域乎求之卒其不通者患在限雍州以求西而不能廓四海以求西此四誤者之所從起也自漢以後言地理者亦疑張掖之水爲不應矣故志隨史者旣仍前語紀弱水於張掖而又別出弱水於扶州其意蓋欲並堯都以求正西理則是矣而於古記絕無並附故談地理者不主也唐史東女國居康延川其城下有水南流又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河史家皆以弱水命之此其辨方正位比漢儒之指張掖則差有理然亦無所歸宿也東女於唐在吐蕃正西其境東接茂東南屬雅小勃律雖在吐蕃西南去蜀亦不甚近故其酋詒書唐人曰勃律唐之西門則其迫近古梁州疆境旣已可見史又明言其水南流是殆樊綽蠻書中南流四大派之一若因其介雍梁而鄉南海命

爲黑水則有其理矣若舍南流不證而強以爲西流之弱水則其理之必不然者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爲其四方之皆有海也而九州之川隨所鄉以歸其海故黑水之南四瀆之東後世知此之東南者天地之東南也而獨至於弱水之西顧不瀆西海求之而散漫它擬其能當理而協經乎古語曰禮失求之野非野之足信爲其所從傳者之古也諸儒之論摯諸地理而不合旣皆如此無_已寧初開西域時古傳爲正乎則禮失求野之義也

三十八

弱水

漢書條支國臨西漢安息長老傳聞其國有弱水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則于闐之水旣已西鄉而達西海又弱水之傳出於古初未爲諸儒飾說

之所汨亂其於天地四海足當正西一面大與經應與其
伏鑿空之說曷若信求野之實況水流地勢又大有可以
稽據者乎以史推之于闐之西其次比而可達西海者莎
車疏勒罽賓大夏大月氏安息條支固皆塗逕而諸國之
求至條支者又必以大月氏安息爲向則大月氏安息者
其在西域之西最爲衆水下流也此地淪於戎夷久無文
字可考而尚或有紀者大月氏四封所指略徧西域諸國
而其國之距安息自東而西凡四十九日行道里亦已遠
矣而漢使者之至安息其國兵近致者凡數千里故史臣
稱其國土比西域最爲濶大也合二國土者之廣而其間
有所謂媯水者實皆徹貫其地又遷史所記大夏餘衆避
大月氏徙居大宛之南者其境土至與身毒于闐接比則